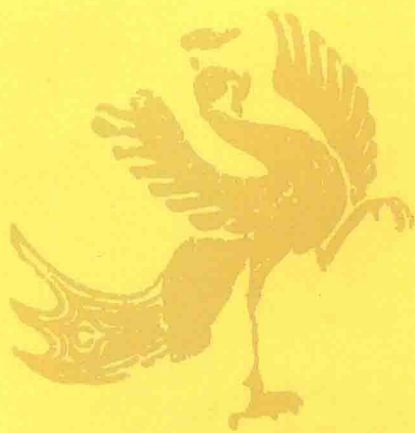


庄子副墨

(明) 陆西星 撰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庄子副墨

【明】陆西星 撰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责任编辑:董 巍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副墨 / 陆西星撰.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169-1323-9

I. ①庄… II. ①陆… III. ①道家②《庄子》-注释
IV. ①B2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0788号

书 名:庄子副墨

作 者:明·陆西星 撰

出 版 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57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58122264 传 真:58122264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印 刷: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5

字 数:270千字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庄子副墨》，原名《南华真经副墨》，明代陆西星撰。陆子为道家内丹东派创始人，儒道兼修，学养深厚，堪称道家一代宗师，故其注《庄子》，较前人更为明晰，能够去芜存真，多发先贤所未发，对世人理解道家思想大有裨益。前人誉此书“注释一出，前无古人”。陆西星（1520—1606），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明代扬州府兴化县人。著作颇丰，有《南华真经副墨》《方壶外史》《老子道德经玄览》《金丹就正篇》《玄肤论》等流传于世。

本次整理出版的《庄子副墨》，以明万历六年天台馆刊本为底本。整理过程中，以保持原本原貌为原则，对原书不删节，不改动。原书繁体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并加现代标点，方便当今读者阅读。

庄子副墨序

方壶外史陆西星长庚 著

外史既测《道德经》已，乃复测《南华》。《南华》者，《道德经》之注疏也。其说建之以常无有，而出为于不为，以破天下之贪执者。

去圣远，道德之风微，儒墨并起，各持其似以相是非，上仁义，崇圣智，而首乱之民，爰窃之以嚆矢天下。以故，识者病焉，以为先疾而施剂，则君参佐者，适以滋毒而戕人，善摄生者不轻试以无妄之药。故曰，上德为之而无以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可为也，义可亏也，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寞而天下治矣。且夫天下不可为也，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则其于道也，几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欲为而为之以不为，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所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绪馀以理天下。盖自几蘧以逮羲轩，莫不通于道而合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明于本度，系于末数，理之所以穷也，性之所以尽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谓之大道；迁此者，谓之俗学。

若乃断言语，绝名相，混溟茫沕，迥出思议之表，则竺乾先生，谭之西方，未始相袭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尝谓，震旦之有《南华》，竺西之贝典也。贝典专谭实相，而此则兼之命宗，盖妙窍同玄，实大乘之秘旨。学二氏者，乌可以不读《南华》？缘督守中，则卫生之经也；地文天壤，则止观之渊也；藏神守气，则食母之学也；忘言绝

虑，则总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则重玄之秘也；无实无虚，则实相之理也；因是，则玄同之德也；忘我，则无相之宗也；生死一条，不可不一贯，则解脱之门也。若乃采其文撷艺圃之华，资其辩给悬河之口，则操觚挥麈之伦又多取焉。

呜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邹鲁，称性之谭，精绝闳肆，孰逾《南华》矣？亦其矢口寓言，正而若反，从心曼衍，废而中权，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惠施呿口，公龙结舌，季真、接子之徒又乌能测其涯涘哉？昔晋人郭象首注此经，影响支离，多涉梦语，庸斋口义颇称舒畅，而通方未彻，挂漏仍多。是知知虑一失，在贤知犹不能免；商赐启予，回非助我，仲尼大圣，不无望于人人，而况其散焉者乎？

星款启寡闻，素无前识，而二氏之学，载之末年，颇窥堂奥，乃复添注是经，补救偏弊，以匡昔贤之不逮，名之副墨，相与二家之诂，参订异同，而一二同志益谓发所未发，勉令卒业。游历江海，佩之奚囊，三易岁乃脱草。

呜呼！批道熟，则庖丁之目无全牛，察认真，则九皋之肆无留良。千载而下，知庄叟者谁欤？若谓侮圣畔道，言大而无当，则星也与叟均之不自白于天下矣！

万历戊寅四月望日

庄子副墨序

吾少读《南华经》，意谓是陈刍狗、资章句耳。顷读其书，心目大骇。读之七日，恍见其人，乘龙鞭霆，逍遥于赫胥氏，左玄冥，右参寥，演天游天放之奥，三十三篇，语语皆道德性命，自然之情。有问及仁义礼乐者，三问而三不答，创为不必有之人、不必有之物，又或世所必无之事，玩弄百出，自五帝三王而下，往往遭其戏剧，如颠如狂，听者逡巡而不敢进。彼何为者？又聆其咳唾，如悬河天上，在阬满阬，在谷满谷，酌之莫可涯竟。无论其他，即西来大藏，衣被而紬绎者何限？又词人数百家，猎其精英，如入海煮盐，倚山铸铜。嘻！世安从得此语也？世儒或诋其掊斗折衡，不经之甚，或谓其意与孔圣争衡，而卑孟子专言仁义，太史公则曰：善属书离词，剽剥儒墨，虽当时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嗟夫！《南华》，其人不_易知，书亦不_易读。古有至人，游于方之外者，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以道德自然为宗，乘云气，骑日月，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与大椿齐龄而不为寿，将无非其人欤？彼以步虚御空之姿，适弗逢世，下视大盗攘攘，窃圣人仁义圣智以济其篡夺之谋，曰：世丧道，道丧世矣。奈何哉？必圣人死而后混沌复。盖深念至德不可见，而深叹仁义无救于乱亡，险语破胆，而后人遂嚣嚣议之。夫酒之流生祸，有不罪酒人而罪上世之始为酒者人，曰：吾必黥其人！其将信之乎？吾窃谓其人不_易知，书亦不_易读。

吾叔氏方壶先生，天诞之灵，夙有异骨，才雄学博，洞百氏外家

语。童时即志仙游，尝曰：人世浮华石火耳！安用名为？一日，即谢去亲知，长啸入棲霞山，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鶻居穀食，徐徐于于。旧注《阴符》《道德》《参同》《玄肤》等书，顷著《南华》。吾乡墟村李先生，博洽群书，一见爱而读之，曰：吾当与世人传之。命余序之。

陆子律曰：自先生注出，而诸家注可尽废矣。何者？《南华经》汪洋恣肆，语多险怪，读者要在悟其宗旨，不必字解句裂如诸训诂语。先生逍遥若鲲鹏，怒扬若戏蝶，直悟性灵，不假言诠，非注《南华》，注先生也。自闻自见，自暖自寒，自饮自知，又乌知《南华》注先生耶？先生注《南华》耶？予之读先生注也，盖欣然大有当于心者终日，适一蝴蝶翩翩而下，予异之；甫文成，孟夏廿有三日也，蝶复来。嘻！大异哉！汝奚自两来哉？汝奚自两来哉！岂栩栩者梦蝶耶？抑蘧蘧者南华仙耶？吾愿乘成以随先生游，相与徜徉于寥天一也。

万历戊寅孟夏从子从吾律顿首书

刻庄子副墨序

青霞外史李齐芳子蕃 撰

李子蕃曰：《南华经》，吾读郭注，憾已；读口义、通义，憾少已，而更憾；读《方壶外史》，而后洒然畅然，知外史氏之发吾覆也。外史氏，予里闲先生也，闻性命之学于溟滓先生，遂履弃旧所，棲真乎摄山之阳，注《南华》、《道德》，以适己志，明大道之要，俾后来者知乡方。书成，予为梓之，僭序其首。

序曰：夫天下事，有大难二，作、述是已。作之者之谓圣，述之者之谓明。明也者，明也，谓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作者之意明，则知言之功与立言等。夫为《南华》述者，更难之难耳。何以故？非等见故。《南华》后仁义，首道德，左先王之法言。经生学士骤而闻之，强者仇，馁者惧，蹇浅者废，譬彼芥姜，困憊中颡，黄口不赚也。乃狄牙、俞儿善而羞之，且以饵客而称旨。故《南华经》有不可读者三，不可不读者三。束于教，不可读也；内外轆，不可读也；法眼不具，不可读也。不可不读者三：一、卷舒变化，云龙天鬼；二、属辞比事，善体物情；三、兼综条贯，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旨《南华》，而曲士守边见。众谓侮圣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继绪往圣，梯筏后昆，俾诞登于岸，仁天下不薄也。乃今视其言，如乌喙之瞑眩，而莫之敢试，则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之过耳。天下不尽贖贖也，而希不以其书覆瓿。夫梁肉天下，则六经尚矣。若乃郊祀上下，则臄胾废而玄酒陈。其故何？以道之入口，淡乎其无味，用之不可

既,其出口也亦然。将使斯世斯民,淡漠无为,虚缘葆真,去排冶化而入于寥天,则《南华》、《道德》之所称述,此其谓欤?古之为道者准此。故先尧舜而帝,道德有升降;后尧舜而师,功业有差等。儒者立极于尧舜,而万世师仲尼,止矣!然而未出于非人,不止于尽虑,则至矣,而又有至焉者。所谓神尧宥丧于姑射,仲尼往后于兀骀,彼让德者固不自大也。夫至道,圣人不能尽也。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称理而论,胡谓乎侮大圣、畔大道耶?夫小知不及大知,则蜩与莺鸠群大鹏而笑之,且也守圭窞而窥容光,微拾芥粟,细察毫芒,自谓明之至矣。若与登日观而眺沧海,红紫互飞,光耀无极,一时耳目何如哉?又况乎乘云气,挟日月,倒景而下视者焉?夫学然后知不足也,人恨不自广耳。有能得外史氏之书而读之,相与解执情而融习见,若之何其不洒然畅然,若发蒙覆而睹寥廓乎?而某也又得公之四方,亦大雅君子所乐闻也。

万历戊寅端阳日

读南华真经杂说

《南华经》分明是《道德经》注疏。欲读《南华》，先须读《道德经》，大要识其立言宗旨。是经篇章虽多，闾辟鼓舞，一意贯串，但其言突兀惊人。其诋侮圣贤，正如禅宗中喝佛骂祖，见释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狮子吼，便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了，贵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会？识者谓其深报佛恩，于此悟入，然后许读此书。

《南华经》还是一等战国文字，为气习所使，纵横跌宕，奇气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孙龙、惠子之说，读者但见其恣口横说，以为荒濔无当，却不知一字一义祖述《道德》，正如公孙大娘舞剑，左右挥霍，皆合草书。熟于《道德》者，始可以读《南华》。

《南华经》如山肴海错，别是一种，却不可与菽粟同味者。然使并席而陈，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见其突兀，以为非圣之书，掩卷废之，殊可惜也。

《南华》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艰涩不可致诘者。读者但当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诘其所不可诘，乃为得之。若一一为之曲说，非惟支离破碎，不得其旨，而我会文艰涩之机熟，抽毫临纸，忽焉入于其中而不自觉，此害事之不浅者，正如禅宗中谓盐可食，却不许汝满口食也。

《南华》宗旨，不二法门也。但见有名相分别，心便不喜，以为窍凿混沌。其诋侮圣贤，正如司马公谓好个仆，被苏学士教坏了也。

一部《南华经》，止有三等说话：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

言也。寄言如大鹏、社树之类，重言如称引黄帝、尧、舜、仲尼、颜子之类。卮言者，旧说有味之言，可以饮人，看来只是卮酒间曼衍之语。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内，重言征在言先。

《道德》言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逍遥游却如此放旷闲适，盖老子是说心小，庄子是说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体段。

逍遥游说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换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化来。

《南华经》皆自广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实精，矫俗而论，正而若反。读《南华》者，先须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习见参之。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独以其文也。

太史公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有真见，未可轻议。儒者谓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此一边说也。庄子所谓且也相与吾之耳已，诟恶知吾之所谓吾之乎？

告子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孟子亦谓之曰可。当时有此一段学问，即是二氏了生死、脱轮回宗旨。庄子说保始之征，不惧之实，一夫雄入于九军，佛言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便是演说金刚般若。今学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讥贬，大造口业，于己何益？

学问只一个究竟性命是切己的经纶，燮理皆其应迹有为之法，幻妄不常。颜渊问为邦，那里去试？只一心斋坐忘，却终身得力，受用不尽也。一部《南华》，归究到此，有为事相皆粗迹也。

看庄、老书，先要认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朴，无名无相，所谓无名天地之始。德则物得以生，本然之体，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识，堕支黜聪，绝望弃知，则复归于朴，而道其在是矣。故曰：性修反德，

德至同于初。又，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通于道而合于德，退仁义而宾礼乐，古之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则二书之宗旨也。今儒者直谓不然，往往斥之以为异说，反以老氏为见小，是蝮与鸢鸠同其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谓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虚位，不若仁义实实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趣。然以性空真体而言，清静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强名而已，安有仁义？定了名相，是为太虚生闪电也。论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语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盖如此。

批点庄子法

标题：——

主意：——

肯綮：○

精粹：○○○○

段络：—



庄子音叶

从四声等韵，参订玉篇直音，随注于本文之下，以便诵读。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某平某上，因其字而调之，则其音自出。

目 录

庄子副墨卷之一 虚字集	1
内篇逍遥游第一	1
内篇齐物论第二	10
内篇养生主第三	35
庄子副墨卷之二 静字集	41
内篇人间世第四	41
内篇德充符第五	57
内篇大宗师第六	68
内篇应帝王第七	87
庄子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95
外篇骈拇第八	95
外篇马蹄第九	102
外篇胠篋第十	105
外篇在宥第十一	112
外篇天地第十二	129
庄子副墨卷之四 淡字集	150
外篇天道第十三	150
外篇天运第十四	161
外篇刻意第十五	175
外篇缮性第十六	178

外篇秋水第十七	181
外篇至乐第十八	196
庄子副墨卷之五 寂字集	204
外篇达生第十九	204
外篇山木第二十	216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227
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	236
庄子副墨卷之六 寞字集	253
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253
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270
杂篇则阳第二十五	291
庄子副墨卷之七 无字集	309
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309
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319
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326
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334
杂篇说剑第三十	344
杂篇渔父第三十一	346
庄子副墨卷之八 为字集	350
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350
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361
庄子副墨后序	379
跋	381

庄子副墨卷之一 虚字集

内篇逍遥游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内篇首之以逍遥游。游，谓心与天游也。逍遥者，汗漫自适之义。夫人之心体，本自广大，但以意见自小，横生障碍。此篇极意形容出个致广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诸所有，一切不为世故所累，然后可进于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士君子不可无此气节。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大丈夫不可无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无天度量，争得圣胚胎？意盖如此。又恐人疑旷荡而无所用，未复结以大瓠大樽，谓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变化莫测，际天地，穷宇宙，无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鲲鹏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有时盛气而飞，其翼若天云之布于四陲，故曰：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者，海气动也。海气动则飓风作，故大鹏乘此风力，怒飞而徙于南冥。复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变化之妙。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抟，音团，飞而上也。

又引齐谐以实己言。齐谐，古书名，所言多志怪异之事。扶摇，风名，尔雅云飙风也，郭璞云暴风从下而上也。盖鹏翼过大，难以轻举，必抟扶摇，然后能冲举而直上。击海水者，水为鹏翼所击也。三千、九万，皆广远之极名。去以六月息者也，与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谓气息也。人以一呼一吸为一息，造化则以四时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运则将徙南冥之意。去，谓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于后天为巽，正气动风起之时，故大鹏乘此徙去。而诸家注皆谓此鸟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则是以六月为半年，以息为止息，而太白鹏赋亦谓：六月一息，至于海隅。只为不曾理会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难于解说耳。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遂承上文，言天地间待气而动者，如大鹏，如野马，如尘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马，田间游气也，尘埃，日光中游尘也，皆气至而后动者，比之大鹏去以六月，其理则同，故曰：生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颇奇特，言生物，无大无小，无巨无细，唯此气机吹嘘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模写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苍苍以下，又形容出一气际天蟠地、綯缁交密之状。言天之苍苍，必非正色，但因远而无所至极，故下之视上也苍苍，而上之视下也，以是为准，亦苍苍焉已矣。正色，犹言定色。则，准则也。一气苍茫，充塞无间，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夫是以以息相吹而生物莫之能外也。此数句，极精极密，诸解皆轻易说过，至视下，皆谓大